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第三性别”的社会学解读

<http://www.fristlight.cn> 2005-06-15

[作者] 王建民

[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摘要] 传统上对人类性别的区分是男性、女性的两分法,在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性工程建设日新月异的背景之下,加之西方发达社会器物、技术、制度和思想观念的不断传播与引入,传统中国社会的众多方面也在悄悄的发生变革。当下,“男生、女生、女研究生”成为大学校园中一种流行话语,女研究生被列入男女正统性别结构之外的“第三性别”,她们被一些人认为是只知道书本而不懂温柔,知识丰富却缺少女人味的怪物。那么,这“第三性别”的出现究竟是对男女二元性别结构的有意冲破还是对女研究生乃至女性的性别歧视和社会歧视?回答这一问题,还必须对“第三性别”的生成逻辑加以分析。

[关键词] 社会学;女性主义;女权运动;第三性别;二元性别

一、背景:众神狂欢时代的性别游戏传统上对人类性别的区分是男性、女性的两分法,而且早期的人类文明中多数都有男权宰制女性的历史,无论是身份、地位、职业还是社会分工、社会权利甚至性爱的体位都体现出男性高高在上、而女性只能被动服从的事实,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到法国学者、作家波芙娃发表《第二性》这部著作,进一步揭示了男为第一性、女为第二性的二元对立,女性处于明显的次属地位。也正是女性对传统的性别架构和从属地位越来越不满,便爆发了呼吁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女权运动以欧美发达国家为阵地迅速波及全球,女性主义思潮也成为后现代主义夜空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从根本上说,女权运动与女性主义思潮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性发展的结果,是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产物。在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虽然二者在劳动工具和生产方式上存在重大分殊,但无非都是人与自然、面向他物、主客对立的二元程式。人被颂扬为自然的主人,拥有征服自然、战胜社会、支配世界的无上力量;人能为自然立法,自然和社会都是为人利用和服务的工具性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无疑是主与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概括地说,科学理性、工具理性和主客二元叙事是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类主导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社会展露端倪,产品经济转向服务经济、主客二元叙事转向主体间性,人类疯狂的掠夺自然资源转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的提出等等,人与人的矛盾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社会理论上是现象学、常人方法学、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此起彼伏。“后”的话语成为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显性话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男女性别二元刚性对立的局势也岌岌可危,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也就势所必然的产生了。

二、问题:“第三性别”与悲剧的诞生在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性工程建设日新月异的背景之下,加之西方发达社会器物、技术、制度和思想观念的不断传播与引入,传统中国社会的众多方面也在悄悄的发生变革。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到人的身体与行为方式,转型都在或缓或急的发生,甚者大有扑朔迷离之嫌。当下,“男生、女生、女研究生”成为大学校园中一种流行话语,女研究生被列入男女正统性别结构之外的“第三性别”,她们被一些人认为是只知道书本而不懂温柔,知识丰富却缺少女人味的怪物。那么,这“第三性别”的出现究竟是对男女二元性别结构的有意冲破还是对女研究生乃至女性的性别歧视和社会歧视?回答这一问题,还必须对“第三性别”的生成逻辑加以分析。似乎以下几点可供参考。

1、男尊女卑观念的遗传。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传统,在性别的意义上就是男尊女卑、男权宰制女性的历史。“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女子无才便是德”是传统社会对女子的文化和社会认同。女子只有温良恭俭、逆来顺受、遵从三从四德(三从:未嫁从父,婚后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工),才被认为是合乎礼仪、无悖于传统。至于花木兰、穆桂英之例绝对是寥若晨星的异类。况且她们也并没有逃出父权制的掌心,一个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一个为天子尽宗、为夫君尽力。古代女子的“三寸金莲”被认为是美、有闲和脱离生产的象征,用制度学派创始人凡伯伦的话说,女子的有闲是为其主人执行代理有闲和增加主人的荣耀;而大脚板则被弃为丑陋和粗鲁的表现。封建社会中女性的身体实为身体政治与男性统治的对象和客体。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变迁,女性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现代中国社会,她们逐渐由家庭走向社会,参与广泛的社会分工并占有相当的社会资源与利益分配,并在某些领域承担着往往是男性所无法胜任的工作。这种变化必然冲击根深蒂固的传统“男根主义”、父权制和传统男女观,于是,女性所扮演的角色与男性对其的认同之间出现裂痕,女性愈强则男性的传

统自尊受到的打击就越大，则这种裂痕就愈大。因而，作为女强人重要后备群体的女研究生就逐渐成为男性所不喜欢的尤物。势所必然，便出现男性、传统女性、现代女性的三元划分，“第三性别”也就浮出水面。其中，男性仍然充当着传统性别观念的治理衙门和执行工具。

2、教育与性别角色的转型。自中国古代实行科举制以来，进士中举唯独是男性的专利，女子是没有什么资格的。悬梁刺股、凿光莹雪、十年寒窗苦也都是男性的壮举。男性成为科举制度的物质载体和向朝廷输送人才的传动带。不仅男性宰制女性，其自身也受科举制的宰制，实为身体政治的实践。可以说，在封建秩序之下，不仅女性是悲哀的，男性也是不幸的。科举制度废除近百年之后的现在，女性与男性有了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男女平等的理念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同一个并没有改变的事实是：男性与女性同样受教育的主宰。本来受教育是每个合法公民的正当权利并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但是，社会上广泛存在的盲目的“惟学历主义”，高校中的疯狂的“扩招主义”却使受教育成为就业皮鞭驱动下举步维艰的重负。迈进神秘象牙塔的大学生仍然拖着“沉重的肉身”追赶学历，追逐能带来名与利的“金饭碗”。身体仍然是“前身体”的延续，受教育越来越成为不自主的追求。不惜金钱与青春攀登学历高峰者大有人在，倾家荡产者亦有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学问无涯生有涯，欲获真知须刻苦”等观念在莘莘学子的潜意识和集体记忆中不断搅动：如果此时不学或学无所成，则明天可能无缘理想的工作或丢掉手中的饭碗。这样，经历过头悬梁、锥刺骨、倾青春韶华而科考的男性尚能够顺其自然、自然而然，而史无前例的女性却在如此重负之下呈现出与“非女研究生群体”相异的特征。据说是表情凝重、情感匮乏、神气趾高气扬，令男性和非女研究生群体望而却步，敬而远之。于是“第三性别”便在这边缘化中又有了另一条依据。女性是不幸的，以往受男权的宰制，如今又受学历主义的支配，在这一点上，男女可以达到“平等”了！真让人哭不得，笑亦不得。好在有男性为伴，当今教育体制之下的女研究生也会少一些孤独了！

3、女性的解放与异化。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女性相比，现代女性获得了明显的解放。从家庭生活到公共活动，从内部劳务到社会分工，从政治参与到广泛社会权利的获得，等等。女性的地位、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这是女性解放的重要表现。但事实的另一面是，社会解放了女性同时又异化了女性。如今女性可以干以往只有男性才有权利干的事，甚至男性干不了的事，但其中有些事却是女性本不该干的事。只身抗洪抢险、搬石运瓦、杀牛宰羊、荷沉枪实重弹，甚至拦惊马、扛水泥、运钢铁等等。在有些场合，这样的女性被作为花木兰的勇武形象而大加颂扬并作为标杆广为宣传。这无疑夸大了男女性别的同一性，歪曲了男女平等的价值内涵；否认了生理所决定的性别差异和社会分工的不同，其结果也必然是既冲击了男性的传统自尊，也阉割了女性温柔、婉约、体贴、细腻等特质。最后结果是，女性由被动的男权宰制品蜕化成主动的异化物。女性的身体仍然没有实现自主，无非是从封闭的牢笼走向开放的沼泽。在我们的教育中，女性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但社会上却普遍存在着就业歧视。虽然女性的学历水准提高了甚至超过了男性，但同等条件之下女性的劣势却依然存在。因此，追求深造、追逐更高的学历成为女性试图摆脱劣势、网罗更多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利的重要筹码和手段，并被这一手段所强制、驱使。“第三性别”的柔弱之身便应运而生于主动追求与被动强制的夹缝之中。这究竟是女研究生的悲哀？教育的不幸？还是社会的尴尬？

三、启示：囚网中游弋的“自由之鱼”

“第三性别”绝不简单的是一种“后现代”话语或是戏谑的游戏之词。在其背后，我们能看到和想到的是，性别的社会性差别与不平等从来都不是性别本身的权力博弈，更不是所谓生物学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劣之别，性别角色纠缠的根源在于社会或文化意识形态的宰制。男女平等、女性解放不是追求男女的绝对一致，而主要表现在人格的尊严、权利的平等与性别的自由。如果将平等等同于男女的同一，那解放女性的同时便又奴役了性别——不仅奴役了女性也奴役了男性。进一步说，男女平等、女性解放在于社会而不在于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异性；在于社会权利的获得而不在于将异性视为敌人加以排斥；在于各得其所而不在于性别的绝对同一。男性或女性不应该把对方当成自己的对立面，而必须指向人伦、宗族、国家和社会历史文化的脉络之中。按波芙娃的观点，女性所拥有的身体和心理是建构出来的，另一方面，妇女面临的社会和文化也是建构出来的。事实上，男性的身体与心理也是建构出来的而非现成的模型塑造。若“第三性别”成为客观事实，那它不是男性或女性实施强制或歧视的结果，而是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遗传和制造。这种制造可能是一种痛苦，但痛苦其实一直深埋在传统文化和社会的集体记忆中而未曾停止过。也许“第三性别”也只是身体政治的游戏之一，如果人类社会和政治需要，谁都难以保证不会出现“第四性别”、“第五性别”乃至更多。所谓的“我选择，我喜欢”似乎是个人自由的发挥；奇装异服、花哨的打扮，我行我素，怪异的有声语言和肢体语言似乎是个人主体性的逍遥，但实质上这种自由与逍遥无不在深深的桎梏之中。正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也许只有那个“黄金时代”的原始游民才其乐无穷，也许只有第欧根尼式的存在才是真正的日常。然而我们是现代人，是在积淀数千年的文化中生存的人，也是在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惯性中欢喜和忧愁的人。我们的身体被打上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深层烙印，从毛发到皮肤，从服饰到肢体，从动作到内心深处，烙印无所不在。鱼在水中自由地游弋，但它的范围却只是一张囚网的空间。人类渴求自由、追求自由，并获得了些许自由，然而，社会架构的潜逻辑却时刻网罗一切！人类逍遥的同时切不可忘记自身的拯救！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